

儒家思想與生活
(河南漯河迎賓館會議廳講稿，依中國文化協會稿修改)
楊永漢

我們經常說振興中國文化，但中國文化在那裡？中國文化就是生活。為甚麼我這樣說？倘若道德與生活分開，道德必不能顯然出來；倘若離開了生活而思考，很難能理解中國文化。我們可從古典文獻中看出，儒家思想直接與生活有關，如〈學記〉說「師嚴則道尊」，教育被視為嚴肅的，莊重的；又說「教之所由興」、「教之所由廢」，所討論的不單是教學方法，而是教學的哲學，更重要的是用於生活上的情節。還有《尚書·洪範》「九疇」中的五事、三德、五福六極等¹，都直接討論生活的態度。故中國文化是生活的文化。

近代比較流行的是以西方思想方法解釋中國文化，故我首先說明我對西方哲學認識不深，當然也略略看過著名思想家的作品，如奧古斯丁、黑格爾、孟德斯鳩等，但絕對稱不上有心得。因此，今天不會談及西方哲學。然而，我卻陶醉於東方哲學境界，那種超越人類個體限制，而達至精神與自然宇宙合一的境界，實在令人神往。此種生命的終極目標，存在於整個東方文化內。我很慶幸自己是中國人，能看到這些嚮往人心的著作。

儒家的代表人孔子，被譽為聖人，屢朝受到尊重、敬仰。然而，有一位重要的人物，經常被忽略，就是孔子的母親顏徵在女士。顏氏以少艾而嫁叔梁紇，生孔子後，其夫又早死。她獨力撫養孔子成材，以出身貴族的背景，教孔子自幼習禮，《史記》載：「為兒嬉戲，常陳俎豆，設禮容」²。孔子嘗說自己是「野生」，又說過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³，這與他少年艱苦的生活不無關係。從這裡可想像，母親在無助的歲月中如何艱苦培育孔子。我們在禮敬孔子之餘，亦應對其母景仰。

孔子對自己一生的進程，有簡略的說明：「吾十有五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⁴所謂「志於學」，當指孔子自覺地在學問與道德方面要尋求能臻至完善的蹊徑。「志」即是孔子所定的終極目標，此目標就是「學」。子曰：「吾嘗終日不

¹ 《尚書·洪範》所記「九疇」為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；五事：貌、言、視、聽、思；八政：食、貨、祀、司空、司徒、司寇、賓、師；五紀：歲、月、日、星辰、曆數；皇極：是全篇的中心點，指前四點受制於天；三德：正直、剛克、柔克；稽疑：借卜筮休咎定事；庶徵：雨、暘、燠、寒、風；五福六極：(五福)壽、福、康寧、攸好德、考終命及(六極)凶短折、疾、憂、病、惡、弱。

² 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

³ 《論語·子罕》

⁴ 《論語·為政》

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；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⁵孔子曾經不食不寢地去思考生命，最後找到了解決方法，就是「學」。

如何去學？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：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⁶在日常生活中觀察，將別人的行為作為自己學習的材料。見到別人的善處，即看看自己的不足；相反地，見到別的不善處，就要檢討自己有沒有做過。顏回不貳過，被孔子激賞。其實我們在生活中常知錯能改，實在要有大氣魄。我不是隨便說說，譬如我取得博士，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學問，驕傲之心就出現，甚至對一些學問較自己稍遜的人呈現不耐煩的態度。自知這樣的態度不對，卻又不期然的出現。奇怪的是，有人覺得你態度如此，才像個博士。外緣引動內在的驕矜，當錯誤的行為或情態被高尚化，人就不願意改，而且享受當中的快感。試問這樣如何自覺呢？又譬如我們對人出言不遜，當受到批評時，往往會說自己直率，甚至說自己是性情中人，所以得罪人。人往往活在自我中心，用自己的角度與標準去看人看事，與自己的不合的，都是離經背道。其實，何者為善？何者為惡？已是我們終生要學的事情。

孔子是聖人亦要不斷砥礪，到三十歲才「立」。我們不要輕視改過，改過自省，反躬求諸已是修道的第一步，是法古今完人的第一步。陋習、歪念、嫉妒、仇恨、貪婪、怨毒等等，無休止的纏繞心胸，要對抗他們，使自己清醒，不陷於偏執，更要不斷提醒自己，與劣根周旋。佛教禪宗的惠能和尚有句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確是見道之言，可惜我們全身都是「塵」，要「天天勤拂拭」。

三十歲究竟「立」些甚麼？以我的詮釋就是「安身立命」。我上課時曾經提過這題目，有位同學唉聲歎氣的說：「又是安身立命」。我對他說能安身立命是不得了的事，我問他：「現代有幾多人喜歡自己的工作？有幾多人視自己的職業為終生事業？」所謂「安身立命」，簡單的說，就是你來這世界的任務。我曾經當過兩年珠寶售貨員，所見的人都是非富則貴。當我完成第一宗成功買賣後，我的主管很高興。可是他漫不經心的一句說話卻啟發了我：「你要成為一個出色的商人，第一個念頭就是別人的錢，最好放在自己的袋裡，而且要有快感，否則，沒法發達。」當然，他是在勉勵我，但卻令我思考，我究竟屬不屬於商界。最後，我成了教師，教學亦成為我安身立命之所。各位，將來你有事業上有成就，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利益回報，若果只是營營役役的工作，那麼，只能算「安身」，尚未算立命。

所謂「不惑」，是指已掌握中心點，知所進退。孟子說過「我知言，我善

⁵ 《論語·衛靈公》

⁶ 《論語·述而》

養吾浩然之氣。」⁷。甚麼是「知言」？孟子的解釋是「詖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；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」⁸任何人的言行，基本上有一定的目的，所謂「知言」，就是覺察這種目的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記載了孟子從「不動心」到「浩然之氣」、到「知言」，是源於「四十不動心」。據我的理解是能不動心，能知言，就能不惑。

在這裡，我順帶提及對「勇」的看法，孟子在〈公孫丑〉舉出三種「勇」，一是北宮黝有辱必報的勇，二是孟施舍忘記死亡的勇，三是曾子德配天地的「大勇」，此勇能湧現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」的氣魄。一般來說，論者以此為三個不同的層次。誠然，但我覺得孟子並列此三事，是有大勇包含前二者「勇」的概念，即具有大勇者，必然有其自尊，必然不畏生死，否則不能達至大勇。我在課堂上，經常提及此「大勇」，是因為現代的管理學，現代的成功理論都是講求結果，對概念與原則過份寬鬆。譬如一些經紀，會經常提醒自己不要為無謂的自尊而堅持。我倒想知道，甚麼是無謂的「自尊」？我們只要進退以禮，持正而固執就可以了。我們之所以妥協，就是要講求結果。記著，我不是全盤否定功利主義，只希望各位多些思考空間。有些事情，不單是結果問題，還有合不合理、關乎人情的問題。

在論語中，「天命」一詞只出現兩次，除上引「五十而知天命」外，另一句就是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「天命」應作何解釋，可參考《中庸》：「天命之謂性；率性之謂道；修道之謂教」。天命可以有兩種理解，一是本性，二是上天付與的責任。畏天命就是承擔感。很多學生私底下會跟我說，他們的理想是承接中國文化，並將之發揚光大。通常是「秘密」地告訴你，因為怕別人見笑，竟有如此大的理想。為甚麼會是大理想？我跟他們說，我是研究歷史的，其後再進修文學，後來我任教「先秦諸子」。起初不視之為艱途，因為曾經追隨過岑逸成及唐端正兩先生，又旁聽過牟宗三先生的課，自以為對中國文化有不錯認識，誰知越多看書，越發覺淺薄，越想走回頭，要重新明白論語，要看懂五經。要了解中國文化，不從古典經學開始，恐怕難入門檻。我跟有志的同學說，很感動他們有承擔文化的志向，但路途遙遠艱辛啊。我很希望我學生中，有視承擔文化為自己天命的人存在。

「耳順」是任何言語毀譽，都能聽進耳去，能判斷孰是孰非，內心不起波瀾。至於「從心所欲」，切不可解作「想做就去做」，是已能隨遇而應，不偏不離，「不踰矩」是不會偏離道德界線的意思。由孔子十五志於學，到七十歲

⁷ 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

⁸ 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

才能不偏離大道而行事。可想而知「修道」的路是多麼遙遠。

儒家思想中有很多論題，但今天我們只討論「仁」。仁有兩種意義：諸德的總稱和諸德之一種。⁹

孟子論仁以全德之義為中心者較少，通常是仁義並用。孟子以仁與諸德並列，明顯凸出仁乃德行的一種。我今天所論，皆以「全德」之義而釋，即如何達至「仁者」的道德境界。

現試舉一例解釋全德之稱，《論語·學而》篇載有子言：「孝悌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，如此，則仁並不等於孝悌，要行孝悌，必須先具備仁的心。又載子曰「仁者愛人」，均說明不同環境依恃著仁所呈現不同的德行。真正的仁者，自然具備諸德，故孟子說「仁者無敵」。

要成就「仁人」，應如何進展？所謂「人」，具有兩種理解：生理人，即具有種種原始欲求的身體的人，其行為乃隨著身體的欲望而出發；仁人，即孔子所說「成人(仁)」，其行為本諸愛人而出發，即所謂仁者愛人。修仁是要發揮與生俱來的人(仁)性，生活中的一切活動乃可全依仁而出發。

《論語》提到「君子求諸己」，我認為這是達至仁的境界的基本概念。人雖有仁的根器，可惜受利欲所薰染，時生疑惑，故孔子曰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，

⁹在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中，「仁」被訓為諸德的總稱者有下列數項：

《論語·子路》：「剛毅木訥近仁」，又云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」為人態度能剛毅木訥，則近仁，這樣的人能恭寬敬敏而為事，顯示出仁者涵諸德之善。

《論語·子張》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由是觀之，仁的蓋涵範圍非常之寬大。甚至及於日常的生活禮儀均呈現仁德，如〈八佾〉載人如不仁如禮樂何，則仁貴乎禮樂。

至於《孟子》將仁解作總德者大概只有一章，〈公孫丑〉：「孔子曰里仁為美，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？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.....如恥之，莫如仁。」後兩仁字，朱熹訓為全德之仁，謂：「仁、義、禮、知皆天所與之良貴，而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，所謂元者善之長也。故曰尊爵在人，則為本心全體之德。」又曰：「不知禮義者，仁該全體，能仁，則三者在其中矣。」

仁乃一德之名，大概見於下列章節：

《論語·里仁》：「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」。

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」。

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未必有仁」。又曰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」。

《論語·陽貨》篇以「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剛」為六德，則仁為眾德之一。

《孟子》〈離婁上〉：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；義之實，從兄是也；知之實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；禮之實，節文斯二者是也。」。

《孟子》〈告子上〉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知也。」。

《孟子》〈盡心下〉：「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；禮之於賓主也；知之於賢者也。」

《孟子》〈盡心上〉：「仁義禮知根於心。」

「苟志於仁，無惡也」，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顛沛必於是，造次必於是」。子曰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。」由是觀之，克己復禮，安貧樂道，顛沛流離而不悖仁，亦是修仁的一種方法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一心一意求達至「仁」的境界，必有所成，差別只在於程度上。

要成就「仁人」，孟子提出反求諸己的概念，〈公孫丑上〉：「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後發，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」〈離婁下〉：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，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仁者愛人，有禮者敬人；愛人者恆愛之，敬人者恆敬。有人於此，其待我心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也。」〈盡心上〉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，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」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道理是不假外求。人要思考別人對己的態度，加以反省，才能更上層樓。四端雖與生俱來，但不懂得自我反省，不能持久呈現。

〈告子上〉：「仁、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，有放心而不知求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又曰：「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謂美乎？…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…離禽獸不遠矣！」仁是心，義是實踐。「求其放心」就是學問之道。

〈滕文公上〉：「分人以財為之惠，教人以善為之忠，為天下而得仁者謂之仁。」，〈梁惠王上〉：「正如施仁政於民。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、入以事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。」〈滕文公上〉：「夫仁政必自經界始，經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穀祿不平。」仁政可以興邦，可以教化萬民。仁者可以內聖外王。

我們在生活中經常呈現「仁心」，但往往一瞬即逝。例如在電視上看見偏遠窮鄉的生活，會有點難過，聽到別人不幸的消息會出現同情心。可惜，我們沒有跟著這「心」，只知道有這心而已。我們又要與物欲心周旋，這是「天人之戰」，天是上天特別給予人的天性，而人卻又有動物的自然欲望。我們以上天仁者之心，對抗過份的追求物欲，要做到「威武不能屈，貧賤不能移，富貴不能淫」。單就這三種行為，已包括對事的態度，對人的態度，對真理的執著與氣魄，對世間萬物的看法，沒有長期思考和修養，實在很難達到。總括而言，要達至「仁人」的境界，「求諸己」是第一步，「內聖外王」是成就點。唐君毅先生將心靈分為九個境界，從「萬物有殊境」至「天德流行境」，是道德層次漸進的境界，諸位可從中領悟一二。記著，這個心靈境界是不假外求，重點在於如何找他出來。

總結今日所說，行為以孝悌為依歸，待人處事以「忠恕」為中心，行為的準則是「己所不欲，不施於人」。